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九十一則 銅錢插壁

話說龍陽縣羅承仔；平生為人輕薄，不遵法度，多結朋伴，家中房舍寬大，開場賭博，收入頭錢，慣作保頭，代人典當借貸，門下常有敗壞猖狂之士出入，往來早夜不一。人或勸道：「結友須勝己，亞己不須交。」承仔道：「天高地厚，方能納污藏垢。大丈夫在天地之間，安可分別清濁，不大開度量容納眾生。」或又勸道：「交不擇人，終須有失，一毫差錯，天大禍端。常言，『火炎昆岡，玉石俱焚』。你奈何不懼？」承仔答道：「一尺青天蓋一尺地，豈能昏蔽？只要我自己端正，到底無妨。」由是拒絕人言，一切不聽。忽然同鄉富家衛典夜被賊劫，五十餘人手執刀槍火把，衝開大門，劫掠財物。賊散之後，衛典一家大小個個悲泣，遠近親朋俱來看慰。此時承仔在外經過，見得眾人勸慰，乃歎道：「蓋縣之富，聲名遠聞，自然難免劫掠，除非貧士方可無憂無慮，夜夜安枕。」衛典一聽羅承仔的話，心中不悅，乃謂其二子道：「親戚朋友個個憫我被劫，獨羅承仔乃出此言。想此劫賊俱是他家賭博的光棍，破蕩家業，無衣少食，故起心造謀來打劫我。若不告官，此恨怎消！」於是寫狀具告於巡行包公衙門。包公看了狀紙，行牌並拘原告衛典、被告羅承仔等。重加刑罰審問。羅承仔受刑至極，執理辯道：「今衛典被劫，未經捉獲一個，又無賊證，又無賊人扳扯，平地風波陷害小人，此心何甘？」衛典道：「羅承仔為人既不事耕種，又不為商賈，終日開場賭博，代作保頭，聚集多人，皆面生無籍之輩，豈不是窩賊？豈不可剪除！」包公叱道：「羅承仔不務本，不安分，逐末行險，誰不疑乎？作保頭，開賭局，窩戶所出決矣。但賊情重事，最上捉獲，其次賊證，又次扳扯，三者俱無，難以窩論。衛典之告，大都因疑誣陷之意居多，許令保釋，改惡從善，後有犯者，當正典刑。」羅承仔心中歡喜，得免罪愆，謹守法度，不復如前做保開賭，人皆悅其改過自新。獨有衛典心下不甘道：「我本被賊打劫，破蕩家計，告官又不得理，反受一場大氣，如何是好？」終日在家抱怨官府。包公訪知，自付道：承仔決非是盜，真盜不知是何人。故將衛典重責二十板，大罵道：「刁惡奴才，我何曾問差了？你自不小心失盜，那強盜必然遠去了，該認自家的晦氣，反來怨恨上官！」即命監起。

城中城外人等皆知衛典被打被監，官府不究盜賊事情。由是真賊鐵木兒、金堆子等聞得，心中大喜，乃集眾伙買辦酒肉，還謝神願，飲至深夜，各各分別，笑道：「人說包爺神明，也只如此。但願他子子孫孫萬代公侯，專在我府做官，使我仍得自在，無驚無擾。」不覺是夜包公因衛典被劫之事親行訪察，布衣小帽，私出街市。及行至城隍廟西，適聽眾賊笑話。

心中想道：願我子孫富貴誠好，但無驚無擾的話，卻有可疑。

遂以小錐畫三大「錢」字於牆上。轉過觀音閣東，又聽人語：「城隍爺爺真靈，包公爺爺真好；若不得他糊塗不究，我輩齊有煩惱。」包公心中又想道：說我真好固是，但齊有煩惱的話又更可疑。此言與前所聽者俱是賊盜的話。即以三銅錢插在壁間，歸來安歇。

明日望旦，同眾官往城隍廟行香，禮畢，即乘轎至廟西街，看牆上有三個「錢」字處，命民壯圍屋，拿得鐵木兒等二十八人。又轉觀音閣東，尋壁上有三大錢處，亦令手下圍住，拿得金堆子等二十二二人，歸衙鞠問。先將鐵木兒夾起罵道：「衛典與你何仇？黑夜強劫他家財富。」鐵木兒等再三不認。包公道：「你們願我長來做此官，得以自在，無驚無擾，奈何不守法度，致為劫賊！」鐵木兒聽得此言，各各膽破，從實招認：不合打劫衛典家財均分是實，罪無可逃，乞爺超活蟻命。復將金堆子等夾起問道：「你等何故同鐵木兒等劫掠衛典？」金堆子等一毫不認。包公怒道：「你等眾人都說『城隍爺爺甚靈，包公爺爺甚好』，今日若不招認，個個『齊有煩惱』！」金堆子等聽得此言，人人落魄，個個喪膽，遂一一招認。包公即判追贓給還衛典回家；將金堆子、鐵木兒等擬成大辟，秋後處決。